

□ 12  
3324  
2





門口12  
號3324  
卷2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任何垣紫庭較

四書改錯四

朝廟錯

朝聘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此據王制而又錯者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此是諸侯聘諸侯禮五年一朝是夏殷朝禮尚書周  
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

四書改錯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五日  
購表



岳此是真周禮而周官經析言之大略十二年中王  
一巡狩諸侯兩朝凡巡狩之明年侯服一七年期甸  
服二八年朝男服三九年朝采服四十年朝衛服五  
十一年朝要服六十二年朝是六年中六服各一朝  
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荒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  
于是天子巡狩方岳諸侯又朝于方岳之下此常朝  
也乃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謂之  
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諸侯共朝京師謂之殷  
同此間朝也然且五服殊方各以時至東方以春至  
則曰朝南方以夏至則曰宗西方以秋至則曰覲北

方以冬至則曰遇其見于諸禮者不同如此若聘則  
天子于十二年中每間歲下問于諸侯以一三五七  
九十一年為度謂之六問而六服則皆以應朝之次  
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共六聘凡十二年中  
侯服以一七年期則有二四六八十年六聘甸  
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年一年六聘皆  
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所謂陽年朝則陰年聘陰年朝  
則陽年聘朝聘不重複此大聘也然且天子有歸賑  
賀慶致餼諸小聘而諸侯于天子則遇王國有事即  
遣大夫不時入聘謂之時聘亦謂之小聘周制可見



者約略如此若左傳鄭子太叔晉叔向所云歲聘間朝諸說皆晉霸所定諸侯朝晉聘晉之禮而正義強合周制且鄭氏周官註一往訛錯即朝聘一大禮而漢唐至今茫然矣今儼註九經而復錯據如是經學尚有賴乎

復其位

沒階趨就位也復位取階敬之餘也

舊註以此位為即過位之位此本孔安國註原可信者不知何據又改作已之朝位夫朝位有三一在門屏之外公門之內則外朝位也一在門屏之內堂階

之下則內朝位也一在堂階之上寢庭之下則朝端位也此與三位俱不合假曰朝端之位則既已降階矣若外朝之位則沒階而未出門何由就位揣註意必指階下一朝位耳然亦非是者經明云復其位復者謂即所從來而反其所也今從門屏入而出就階下焉得云復若謂階下有本位即其位也出而就其位亦便是復則毋論未離而復未就位而稱復位必司士所不許即明一出字出者退朝之稱未有退朝而又就朝位于階下者又且下階已怡怡焉得復位反踧踏註者亦自知不合而曰敬之餘夫餘敬何踧



卷四  
踏也。孔氏曰：此來時所過位也。向從此來，今復之也。  
蔡子伯曰：其位其所過位也。

### 冉子退朝

朝季氏之私朝也。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其正名，分抑季氏之意深矣。

此又錯甚者。據春秋傳，卿大夫有內外朝，外朝稱公朝，內朝稱私朝。今冉子所退，未知何朝也。乃曰季氏之私朝，豈謂國朝是公朝，大夫兩朝皆私朝耶？抑諸侯有朝，大夫不宜有朝，即一朝亦私耶？且傳曰：外朝與私臣議，公家之政事故曰業官職，內朝與家臣議。

私家之政事故曰庀家政。今季氏與家臣在朝議政，議事未嘗犯名分違禮制也。乃曰不與同列議，公朝而與家臣謀私室，豈國政必當議公朝，必不當議私室耶？抑議必同列，家臣必不與耶？或與亦必在公朝，必不在私室耶？夫季氏自有朝，自可與家臣議政，議事且家臣不得登公朝，而必在季氏之私室議政，事今此註乃一一相反。禮云：公事不私議，正謂凡遇公事不議于大夫之外朝，而但議內朝，便謂之私，故不可也。若必議國朝，則陪臣無入朝議事之禮，將冉有終身不得議公事，而以有政其事，師弟相質，妄矣。然



則夫子何譏焉。譏其議事之久也。蓋朝不可晏。朝見曰朝夕。見曰夕。周禮大宗伯註朝猶朝也。欲其朝之早也。朝而晏則議事久矣。久則多事矣。故曰此非外朝。議政必內朝。議事也。若政則吾暫聞且不得而如是。久乎何多事耶。此明白告語。並非佯為不知之言。凡朝無晏退禮。晏則必問國語。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與子問正同。

遠宗曰左傳註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北史魏帝問高閭論語冉子退朝曰政曰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曰政者上所行事者下所事。

張文獻曰陪臣不得升公朝。議事故必在私室。哀十一年清之役季氏呼冉子已議戰矣。及入朝公議亦令冉子從于朝。乃究不令升使待之。黨氏之溝而退。此冉子已事也。其後用矛入齊軍獲甲首而退。其師皆冉子功。然議戰時必不入公朝而必于私室如此。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古無致仕官。月朔朝君之禮。况夫子致仕即已去魯及還魯而所仕之舊君已亡矣。未有舊君不曾朝而



無事而朝後君者陳恒弑君而入朝請討非月朔常朝也。又且月朔不止視朝禮。凡月朔必先朝廟。周禮所謂朝享者。然後告朔視朔。聽朔。歷行諸大政。而於是始朝。故此節大意謂夫子謹月朔。必先服聽朔之服。於以入朝。而君不聽朔。夫然後易朝服而朝于君。所謂必朝服而朝者。謂必以朝服行之。朝時不先服也。此其說在夫子自註明之。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朝服而朝于君。此必用朝時服者。然特朝耳。必卒此告朔視朔。聽朔之朔事。乃始易聽朔之服。而服朝服。此卽有司供餼羊意也。邢氏所謂

我愛其禮者是也。禮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而士冠禮云皮弁素積。國君視朔之服。皮弁以鹿皮爲弁。而璆以玉素積。卽素衣而纓。積者上文素衣麕裘。亦冬月聽朔之服。俗儒謂聘問用之。按聘用絞衣。不用素衣。特以國君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故混作聘服。且夫子亦未嘗聘他國也。但此本君服而大夫亦服。此者禮云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則天子與士同用之。若朝服則玄端素裳。與此不同。孔安國謂朝服卽皮弁服。似他朝以玄端而月朔因聽朔而兼用之。則子言卒朔後服不可通矣。徐仲山曰此明記夫子



仕魯時事而朱註臆作致仕者以為仕則何慮不朝何慮不朝服而曰必不知必在朝不在朝服耳此真解人之言

拜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此是真禮文而又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按謝拜有三一則臣下階以拜及君辭之而升以完之謂之升

成拜言升始完拜也一則臣下階未即拜聞君辭而即升謂之再拜稽首言再拜總在升後也一則不下階而直拜于階上是三謝之拜全不拜下祇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上之泰是脫衣而詬裸者裸人不受也禮諸侯三朝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唯路寢一朝天子所稱燕朝者則階上階下皆有儀位而拜則必在階下春秋時或升拜故夫子言之耳

上下是階上下然亦可稱堂上下者以階是堂鑿亦名為堂如攝齋升堂類則階下即堂下矣若宋



儒引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為拜上之証則又不  
然天子當依依在牖南兩棟間即堂也其兩楹之  
南公卿大夫各有位即是庭即所謂堂下也夷王  
之下堂謂降堂而庭與侯相見此如適妻不下堂  
謂主喪時不降庭而拜弔客祇以堂庭為上下非  
階上下也故庭即堂下周頌登歌清廟則歌在堂  
上禮記下管象舞則舞在堂下然而論語曰八佾  
舞于庭則庭堂下也階下亦是堂下孟子王坐于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能見牛則王不當坐  
牖間而坐墜間然而王坐可垂堂牽牛豈得上庭

乎則堂下階下也

厚往而薄來

厚往薄來謂燕  
賜厚而納貢薄

燕賜是待來之禮未嘗往也周禮朝聘有往來十二  
年中天子一適諸侯諸侯兩朝天子天子六問諸侯  
諸侯六聘天子即往來也故往禮有徧存徧類致福  
贊喜補苾致禴類如天玉賜胙宰啣歸賄周定玉告  
晉之慶即是厚往若來則諸侯朝時有侯服犧牲甸  
服絲枲男服彝器采服織纁衛服龜貝類在九貢之  
外聘有琮璧幣帛庭實皮馬在春秋入貢獻功外皆



來禮也。但厚薄則惟其意耳。若燕賜如宰夫掌客。牢禮膳獻賓。賜餐牽類。是饗勞禮。豈在禮乎。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

見喪祭條

宗廟饗之

宗廟饗之。正大孝之事。與無憂達孝。專拈宗廟之禮。一類章句不註者。因惑于蘇軾謬說。謂舜為堯後。不自立廟。故蔡沈註尚書于祖考。亦不指是誰祖。考則不惟禮亡。并經亦可置不理矣。舜自立七廟。明見經傳。孔安國註宗廟。據帝繫謂舜之七廟。黃帝為始祖。

顓頊窮蟬為二。桃敬康。幼苦蟬牛。替豐為四。親而馬融于尚書。曼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顯據也。卽或宋人好臆斷。不襲儒說。然經原有之。尚書云。祖考來格。虞賓在位。夫賓者。勝國之後。助祭新王。宗廟之名。虞賓者。堯子丹朱也。此雖不註。亦定無敢曰丹朱入堯廟。稱虞賓矣。且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禘與祖。皆宗廟祭名也。宗者。明堂配天之名也。是舜明明立宗廟。以饗祖考。立明堂以配帝堯矣。若謂宗堯是立堯宗廟。則顓頊舜親也。立堯宗廟而所祖者。是舜親可乎。



遠宗曰蔡氏尚書註神宗堯廟亦正引祭法祖顓  
頊而宗堯為據不知宗字不同神宗之宗廟號也  
宗祖之宗也宗堯之宗宗祀也明堂祀帝之別名  
也宗祖為七世之祖立主立廟宗祀為五帝之祀  
但設主而不立廟大有分辨說見中庸說及經問  
諸書

祖廟

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三適士二官師一

祖廟是天子七廟若據周禮則宗伯修祖廟掌祧修  
祧廟不止七廟此註修廟當云以七廟兼文武廟祧

廟為言若諸侯以下則大夫自宗卿外有無祖廟者  
况官師一廟則王考且不及祇父廟而已何祖廟之  
有

文輝曰大全載官師一廟程子謂一廟可祭三代  
此固全不知禮者朱氏謂祭不在廟則雖祭三代  
非僭亦不曾考禮之言毋論祖廟是始祖非王考  
之祖一錯百錯即此王考之祖在祭法原有祭壇  
祭寢之禮即去壇與寢凡在祧祖雖皆不許祭而  
皆可以薦以祭隆薦殺却牲俎而陳鼎鉶不憂鬼  
餒也今祭薦升降並不曾講而私相卜度反謂祭



三代無廟卽不是僭向使無廟而祇行薦禮雖十代何害若欲行祭禮則祭自有限官師得祭庶人便不得祭矣乃曰祭三代非僭曾考禮者而可為是言

山節藻梲

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于節畫藻于梲也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諸侯有守龜文仲居蔡是失禮一事若山節藻梲是天子宗廟之飾明堂位曰山節藻梲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以大夫而僭天子之廟飾此又一事故漢貨殖傳序諸侯刻

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卽後漢輿服志亦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總指文仲此事言乃以天子廟飾居先王先公之所而妄指為龜室說書者大罪過矣不然禮器云管仲鑄籥朱紉山節藻梲禘祀亦云旒樹而反坤山節而藻梲豈管氏亦畜龜乎然且大錯之中又有小錯舊註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是以柱頭之節刻作山形並非刻山于節上也今改為節為于節則卽一攤書對引之文而不顧是否信手改竄必至無一不錯而後已亦咄咄怪事



山藻係十二章法飾虞書所云山龍藻火者故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  
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此法  
飾之有限制者今解曰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祇一  
不讀書而直視典制為糞壤乃爾

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  
政令之所也

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為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自唐  
虞以後首重宗法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為祖開王為

宗既立祖廟祀始祖則必設明堂為開王配帝之所  
名曰宗祀如國語祭法皆曰宗禹宗湯專祀五方五  
帝而以開王配之及周公創制又推文王為近祖合  
配五帝國語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宗法之  
變所以我將之詩特頌文考配上帝以為宗開王而  
增祖祀本創典也乃周公為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  
而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為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  
因之乘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秦山下遂作魯明  
堂而祀出王以配帝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明  
不及武王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為之故



孟子亦直云昔文王治岐屬之文王之明堂則此魯明堂明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時為齊有耳正義謂禮記明堂位載周公踐祚朝諸侯于明堂卽此泰山明堂之在魯者此亦明証餘見明堂問大小宗通釋及辨定嘉靖大禮議諸書

張文齋曰惟魯為大宗明堂故孝經稱宗祀文王若西周明堂則開王之宗宗禹宗湯宗武王也文焉得宗祀矣故周頌我將詩序謂祀文王明堂並無宗字但祖文以宗武得配帝此亦配帝者以明堂祀五帝稍有降殺故魯可行耳

裸將于京

商士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

但云助祭京師而不識何祭且不明言何時一來京一似常祭總如是者此是大錯嘗考諸侯無助祭法周制六年祇一朝猶且疏遠難齊有一不朝三不朝之文豈有大饗大禘可頻年一至京者况卜祭有月日必欲使六服諸侯同日而合集于廟此必無之事故中庸序爵從來禮文皆指同姓內諸侯言鄭註所云公卿大夫者而朱註于公字下添一侯字直以異姓外諸侯當之此千古冤禮豈得以助祭二字再加



枉斷大抵六服助祭惟開國一至此一裸將即武王  
初定天下武成所云丁未祀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  
執豆籩正其事也此外則王國建都當亦一至如成  
王營洛康誥有侯甸男邦采衛和見士于周之文洛  
誥有王在新邑烝祭歲王賓殺禋咸格之文又新君  
即位當亦一至如虞舜即位則虞書曰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羣后德讓太甲即位則伊訓云祠于先王侯  
甸羣后咸在是諸侯助祭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即位  
三大禮而舍此無有此裸將字自當明註曰此開國  
助祭禮而茫然可乎

上祀先公

祖緝以上至后稷也

此龔鄭註而亦錯者后稷雖不在追王中然七世主  
也王者立廟以事七世而主廟者為先公將稱此廟  
為先王廟乎抑先公廟乎况后稷原稱先王國語稱  
契為初王劫商武成稱后稷為我先王建邦啟土是  
也故周頌先王先公註先公自祖緝以上至于不窋  
並無后稷知禮者審之

章大來曰周禮司服享先王服衮冕享先公服鷩  
冕舊註亦云先公自不窋以下而不及后稷以稷

四書改錯



本先王服衮冕也。然則穆不惟改稱且改服矣。不然先公驚冕則天子將改禫服以臨祭。幾見周制有天子禫服入太廟之禮。此皆錯之大者。

告朔之餼羊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故子貢欲去之。

告朔與視朔不同。告朔以特羊告廟。請朔而行。然後皮弁視朔。以聽此一月之政。明是兩事故。春秋如六年始不告朔。至十六年然後不視朔。兩時兩經展卷即見。今但註告朔而以視朔當之。魯文公原不告朔。

而反引不視朔以証之。此是何說。况餼羊專為告朔。朝廟而設。與視朔無涉。故春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其稱猶朝廟者。正論語猶供止羊也。使以無羊之視朔而無端供羊。則去之久矣。若祭法有月朔朝享與告朔告廟。又是兩事。朝廟在祖廟而朝享止曾祖考三廟。註疏謂告朔于廟。謂之朝享。則亦屬謬。禮既稱學者。安可受前人之欺。而不一辨之。

瑚璉

夏曰瑚。商曰璉。

此包咸錯註。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



商之六瑚周之八簋與此不同

宗器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如顧命陳赤刀禘祫陳玉鎮類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陳賂鄭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為言如尊鬯琖斝盞豆類

邑里錯

駢邑三百

三百邑非三百社說見地類條

都

孟子之平陸章之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都者縣邑之總名禮十邑曰都周官四縣曰都毛詩傳下邑曰都又小曰邑大曰都今平陸本齊邑而稱之為都則正與諸經所釋相合乃偏引春秋傳文邑有先君之廟為解夫此一傳文本屬疑義舊國無遺廟者衛成遷帝丘欲祭夏相然未聞有夏相廟也若晉曲沃有先公廟則篡變角立竝非典制至於齊鄆有紀廟魯漆有邾君廟則皆他國所偶附者且亦安得稱先君之廟此惟宗卿建宗得設先君一廟于宗



邑名出君廟庶幾近之然亦都邑偶見並非恒稱况此時平陸下邑為都有五所云臣知五人者安得都皆宗邑此又錯矣

郭

郭外城

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邈邈難始城成郭城西郭郭者郭也然且國郭城西面而三面仍缺誰謂郭是外城錯矣春秋城中城邑名宋儒陳祥道不識邑名謂城是中城郭是外城此千古笑話可效之乎

五畝之宅

五畝半在邑是井邑不是國邑說見自造典禮條

關市

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

此又杜撰矣關是門關即界上之門並不在道路市是國市即前朝後市之市亦並不在都邑其曰譏者司關以節聯門市而檢姦猾而市分三市司市者命胥執鞭度各守市門以防察詐偽名之曰幾幾即譏也若征則周制關市皆通貨賄各有征稅惟凶苗無征而文王不然但關市並稱分言之則關是關市是



市合言之則關市相聯周官所謂關聯門市者門者國門也在外有關在內有市而中有國門以聯合之凡貨賄出入皆用璽節為通導有外入者則關通于門門通于市有內出者則市通于門門通于關謂之關市與關譏不征單稱關者稍不同

置郵

置驛也  
郵驛也

駟即驛也置驛郵亦驛則驛驛矣字書馬傳曰置步傳曰郵又馬遞曰驛步遞曰郵是驛通于置而郵不然故漢改郵為置俗稱改置謂改步遞為馬遞也雖

置郵皆宿舍之名而置長而郵促置隨意建置而郵促于亭亭不過十里而郵且半之以馬步不逮故也是以漢烏孫傳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則馬專屬置黃霸傳郵亭鄉官謂停行之館則步專屬郵此顯然者但郵之通駟則北宋作廣韻者早已錯訓不止集註若驛之同駟則一字而兩行者左傳楚子乘駟子木使驛隨其所書集註既不知郵之非駟而又不知駟之即驛則又太疎矣說文驛置騎也駟驛傳也以驛釋置隨以駟釋驛則駟之非郵可知







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今集解引包註尚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言如所歸也劉向誤讀國策因國策記周君事謂宋君築臺齊桓女閭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之過惜周君無此臣也向偶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夫君過在女閭而築臺以掩之此讀古之最可笑者襲之何為

張文齋曰三歸本僭而曰不儉以奢者僭之端也若公羊傳婦人以衆多為侈則三娶正侈大事與僭稍不同

自牖執手

禮病者居北牖下

古室無北牖凡室一戶一牖牖在戶西正南壁間其在北祇有墻名北墉儀禮士居適寢東首于北墉下是也其或北墉啓一竇則名曰向而冬則塞之此七月詩所云塞向墉戶者若竟啓一牖則亳社之制郊特牲云亳社北牖所以絕陽光而通陰氣此喪國社屋豈病者可居之喪大記有北牖字前儒謂是墉字之誤正義音容說見自造典禮條

山節藻梲



此天子廟飾說見朝廟條

索綯

綯綯也

此註綯為絞而其註詩則又註索為絞則絞絞矣此當註明索字索繩也索綯謂綯絞繩索倒文也繩索者升屋之具也

廐焚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之

廐有國廐家廐之分據云非不愛馬又云未暇問之則似已馬當惜初雖未暇問而終當問者明視為家

廐馬矣考家語雜記皆載廐焚一事有鄉人來弔而孔子拜之此傳會論語文而增加其說皆不足信者然家語明云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而雜記不明指何廐祇孔氏正義有孔子馬廐一語遂分作兩廐顧予謂國廐是而家廐非者經明云不問馬三字斬然並非初未問而終當問者且夫子未必有家廐也周禮校人掌馬政合三乘三阜六繫諸馬舍而始成一廐故國廐計閑約馬有千數百匹而家廐則祇據食采而以地增減即大學所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此惟世爵命卿始有廐馬若士初試為大夫則三馬



四馬備乘而止故大學曰畜馬乘謂所畜之馬祇車  
乘耳即或受命大夫得進三命可備三副車亦一阜  
而止蓋四馬為乘三馬為阜四乘之馬不及二阜是  
夫子始仕但畜馬乘二阜尚不足何有于廐乃俗儒  
強解事又謂國廐路馬豈當不問則路馬路車之馬  
祇六馬之一若其餘廐馬別有戎馬田馬諸給役之  
馬未必貴于圉師僕夫諸人而以不問馬為家廐之  
証疎矣况雜記家語雖俱不可信而國廐有明文家  
廐無明文則寧取有文者耳

諒陰

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此居廬也鄭康成曰諒古作梁陰亦作闇即廬也所  
謂梁闇者以倚廬之製但倚木于牆而不加梁惟天  
子則梁之禮云翦屏而柱楣此其義也

不日成之

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成一臺者四書集註補云此如唐太宗謂  
不日瓜剖李德裕謂不日有變之類言不計日也如  
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正同

穿窬



此又襲舊註而誤者按穿是事為之名窬是物名二字連出而非對出穿窬者猶言穿其窬窬本訓戶穿者穴而過之故一作穿鑿史記季桓子穿井一作穿越左傳射穿七札一作穿貫漢書班彪傳穿貫經傳一作穿穴三國志藜床着膝處皆穿豈有穿之一字而可連壁為解者穿是事名虛字忽連物名實字作解是事物虛實已亂矣况窬是木戶徐註所云鑿板為戶者禮記華門圭窬窬即戶竇左傳稱圭竇大抵戶之小而銳首如圭者乃註作踰墻偏以事為虛字

連註其間假使窬即是踰則墻字何屬窬即是墻則踰字又何屬是穿以虛事連實物而窬又以實物連虛事祖龍奈何若窬又名厠踰則穢褻之器呂靜史記註作械窬周禮註行清與此不同

居蔡

為藏龜  
之室

龜室以櫝為之季氏篇所云龜玉毀于櫝中者未嘗如人居有棟宇也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櫝置西北隅懸之

夫子之牆數仞

四書改錯



七尺

掘井九仞

仞曰仞

七尺出論語包咸註八尺出孟子趙岐註原分兩書故註亦兩義今集註既合一且明註仞仞同而一七一八則太無主張矣考尺度註不一包咸鄭玄陸氏釋文皆云仞是七尺而漢書應劭註且作五尺六寸孔氏小爾雅直作四寸此皆無可據者惟孔安國旅葵註八尺曰仞此較諸註為可信據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註漢書亦以伸臂一尋為言蓋尋

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仞義同尋則八尺矣故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與仞俱八尺也是以仞之通仞亦度臂立義軻為礙輪木楊子太玄所云車案軻謂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舊稱以臂當車正指尋軻為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何首鼠為

張文彬曰周禮匠人作溝洫但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故首鼠者謂深之二仞是七尺之仞祇十四尺與二尋十六尺不同因別出二名此皆不曉說文漢書伸臂一尋諸說因妄生臆斷不知本文



亦明白。據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仞由作周禮者但互異其名示典例耳安得澮之深獨減廣一尺有畸度如此。

器用錯

湯之盤

盤沐浴之盤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按內則註盤承盥水者國語註盤承盥器也故廣韻原註亦釋作頰面之器若沐則濯髮浴則洒身幾乎褻矣四書集註補云人無日日

沐浴者即內則記子事父母亦不過五日請浴三日具沐已非日日况請非限數也徐仲山謂古刀劍盤盂之銘孟未有銘以盤帶稱則盤小可知故中山王女木賦以文木製盤世無文木盤承浴者崔瑗大將軍鼎銘禹鏤其鼎湯刻其盤夫以大將軍之鼎比之禹鼎而乃與浴盤對列豈有此理  
邵國麟曰武王三十四銘中有盥盤明出盥字若史記田蚡學孔甲盤孟之書舊解謂盤即是孟集韻齊人謂盤曰孟則孟豈能承浴乎  
殷之輅



殷輅木輅也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  
之名蓋始異其製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  
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  
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輅從來有之乃謂至商而有輅之名始異其制讀之  
大駭夫禮記非僻書明堂位非凶喪厭忌八比家刪  
棄之禮禮記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  
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曾聞之乎然  
且不知何據謂周人飾金玉過侈易敗不若商之樸  
素渾堅而等威已辨夫祇一樸素渾堅之木車隆殺  
何在乃公然曰等威已辨况金玉飾車未必自周始  
也鸞和已足金若鉤車則闕輿雕幾未必無飾又且

商車不一雖不明言金玉象革而大輅先輅次輅無  
不備具祇所尚者則以木輅為大輅而以漸而先而  
次作升降耳故其辨等威則必合諸輅辨之如周輅  
所辨則在周禮巾車文一玉二金三象四革五木明  
列五輅而商輅所辨則木輅第一推作大路而先輅  
次之次輅又次之禮器所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輅七  
就郊特牲亦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輅五就列作  
三輅此正商輅等殺之準然且諸輅所飾亦分等殺  
如繁纓就數周車以多就為大輅而商車以少就為  
大輅明白分曉况譬弗軒綬其為等殺正多耶蓋輅



不始于商商亦不止一木輅夫子之取殷輅亦並非  
堅樸不易敗金玉象革不飾輪轂竝無易敗之說祇  
謂大路越席原貴質素而商以木輅為大路則不失  
輅制為可法耳蓋大輅先輅次輅定作等差實始見  
于商而周人法之但周之三輅或金或玉或象或革  
隨在變易如尚書大輅賓階是玉輅而春秋傳先王  
分魯衛晉以大路皆是金輅尚書先輅左塾次輅右  
塾是象輅木輅而春秋傳鄭以先路賜子展次輅賜  
子產魯以先輅賜晉三帥以次輅賜司馬與師以下  
則或象或革而竝不及木惟商則以大路為木輅專

屬而諸輅先次各有定制故明堂位直曰大輅殷輅  
以殷大輅即木輅故也若謂殷止木輅則輅已耳其  
專稱大路別設先次必以三輅作分辨將何解之  
文輝曰虞書考績以車服賜有功此如春秋傳賜  
先輅用三命服次輅用再命服類疑三輅五輅在  
虞夏亦有之特經所見惟商周耳誰謂飾車始周  
人耶

明堂位是漢人附會之詞矣未可盡信請君一再思之

大車小車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  
小車田車兵車乘車

以大車為平地任載之車雖偏舉而猶不錯乃以田



車兵車乘車當小車則又襲舊註而錯矣田車有馳  
車輕車諸名然非小車若兵車則臨衝廣輓自以元  
戎小戎分大小乘則天子路車路大也大車啍啍卿  
大夫車也安得以小車槩之按考工記大車是牛車  
小車是羊車牛車有二一名平地車以行地兼行澤  
者一名柏車祇行山者然皆駕以牛故斲人造轅明  
曰大車平地大車登陔專指此二車為大車而以緇  
牛縊牛為言尚書肇牽車牛正義曰牛車大車有以  
也若羊車即善車一名安車惟婦人老者得乘之周  
禮王后有安車曲禮大夫致仕乘安車蓋古車皆立

乘而此獨坐乘其制較小因有羊車之名賈氏正義  
引論語古註謂以柏車為大車羊車為小車則少平  
地車固亦偏舉若陳氏禮書謂平地車大車柏車中  
車羊車小車則添一中車全屬杜撰不可信也第羊  
非牛羊之羊鄭司農有車羊門之說今已失傳即康  
成謂若今定張車類今亦不曉特康成註羊善也說  
文羊性最善故善字从羊古稱平安曰平善因之坐  
車以安善為義而假名曰羊故漢田千秋坐小車武  
帝以安車迎申培公皆仍駕馬不駕羊特凡車皆四  
馬而此獨一馬孔氏正義謂安車祇一馬坐乘而庚



蔚云漢世安車止用一馬則其不駕羊而必駕馬有斷斷者乃晉代羊車錯認羊字實駕以羊其在宮中有宮人以竹葉鹽汁引羊之說在外則衛玠乘白羊車入洛陽市真是笑話第不知晉代亦多學人何以至此或曰古有鹿車如漢鮑宣與桓少君挽鹿車類鹿既可駕何靳于羊然解者謂小車騎較外向而鉤以駕馬有似鹿角故名鹿頭車實不駕鹿近世羊頭車亦然則意古所謂車羊門者或亦車門騎較羊鹿相等有此名乎安得起宋以前人問之

觚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

觚竝不是稜惟柎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柎稜而棲金雀註殿堂上高稜木是也且觚亦竝非木簡漢書操觚之士原以竹頭作觚但以薄竹方片可用操寫然竝無稜者此惟酒器為得之顧引作異義且又不得其說祇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錯矣馬融曰觚禮器名古制器命名各有取義故顧各當思義春秋所以有正名一家說也但禮器頗多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為常用之器禮註云觚容二升取寡為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一



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稱曰觚名實乖矣。猶觚哉。蓋觚哉有二解。一曰言不得為觚也。一曰觚之有失禮何如矣。獨觚也哉。據禮註及韓詩諸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有名義。獨五升有三名。其曰散者訕也。被謗訕也。又曰觥。觥者過也。過分也。故罰必用觥。若又曰觴。則餉酒之名與觥散別。或以觴為傷非也。觥過觴餉皆聲之轉耳。但諸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者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并取寡少無

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即失名實耳

徒杠輿梁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以徒杠為方橋。大錯。徒杠。本石。在聚石為步。以渡水。爾雅。石杠謂之倚。是也。其不作在而作杠。通字耳。若橋必疊石而架木以通之。然並無杠名。說文。牀。程謂之杠。周禮。旌竿為杠。士喪禮。以竹杠為銘。檀之木。今易。石杠為木杠。于義不合。况方橋何解。豈輿梁是園橋耶。若以徒步為徒杠。輿梁為通車之梁。就對文言。似乎極當。但物有名義。孟子正義謂輿梁是橋上橫



架之板一如車杠之架兩輪者因以輿名此與禮記  
捧席如橋衡以架橋兩柱有似車較之拱衡木遂名  
橋衡正同

張文鶯曰說苑載景差相鄭以陪乘濟涉叔向訊  
之曰吾聞良吏為相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津梁  
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襲孟子文而異其  
名者然亦但稱津梁而不以車輿為言

韞匱

韞藏也  
匱匱也

韞訓作藏則藏積而藏非文理矣韞積皆包物之器

大抵以皮包物曰韞故从韋以木包物曰積故从木  
陳琳賦山節藻稅既積且韞明以韞積分對作兩物  
可驗

藁裡

藁土籠也  
裡土舉也

土籠即土輦皆昇土之器二器何得復出且二器俱  
祇昇土則起土掩覆又是何物此又錯矣舊註藁裡  
籠甬之屬實以籠訓藁以甬訓裡謂以土掩尸則必  
反裡以起土反藁以棄土所謂反藁裡也蓋藁盛土  
草器集韻作罍說文裡甬也司馬法周輜輦載裡周



禮註裡今鐮鋏之類兩器不同

卷五

張文齋曰說文引齊語以相爲徙土輦相與裡通其稱土輦或以此然相字是耜字別出究與裡別且俗語不可據又且既已有藁則祇此土耳何容連設兩等器以徙之

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綏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乎此也

以綏爲挽以上車之索便是錯綏雖是登車之索然下車亦用之少儀凡僕于君子君子升下皆授綏則不得專指作上車索矣且正立執綏亦不可解天下

無升車而可云立者舉足登陟立在何時况此時無所爲正也車轂隨所向或從左升或從後升安辨邪正故前儒謂古車上皆立而俗學錮蔽不識此立字是升車後車上之立故錯耳曲禮婦人不立乘故周制后妃乘安車大夫老者亦如之安者坐也是車中唯婦人與老者得坐而他皆不然正立者車立不偏倚耳特執綏難解古登車下車從無自擘綏之理惟貳綏散綏繫于車而垂其末僕自擘登若良綏正綏則臣授君綏僕授主綏男授女綏夫授妻綏多少儀節且受綏而升擘之已耳安所庸執故執綏二字前



人多疑之而不能解古者制綬自有義綬者安也尚書克綬撫綬毛詩綬萬邦福祿綬類皆訓作安蓋乘車亦危事既不當乘安車則始制一綬使之把立以安之因名曰綬雖兼供升降之用而義實在此所以包咸曰執綬者所以為安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綬所以安之此是確解而世狃朱註而多不察也其曰禮者以古禮有之不止夫子前儒謂鄉黨一書原與曲禮少儀相表裏正謂此也車中不廣欵不妄指亦曲禮文也

宗器 瑚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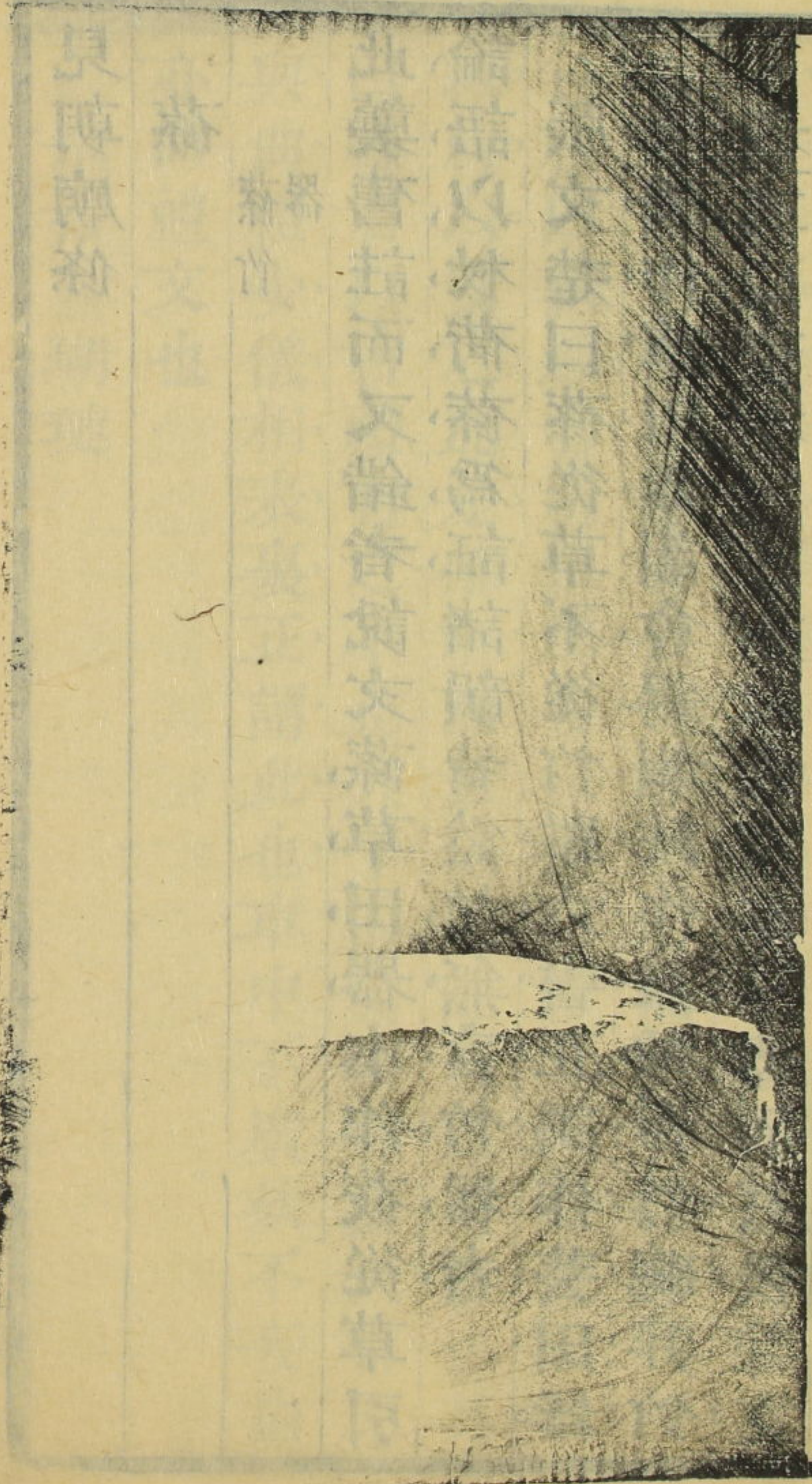
見朝廟條

蓀

蓀竹器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說文蓀草田器本作菝從草引論語以杖荷蓀為証諸韻皆然竝無言竹器者張文楚曰蓀從草不從竹雖六書正譌作芸田器集韻作草田器韻會錫韻註作盛種器然總非竹器或曰舊本包註亦以古文作草器而其後隸文倒之原不曾錯然則集註錯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稿

姜兆熊芭貽  
陸邦烈又超較

四書改錯 六

衣服錯

縕袍

縕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以縕為泉著以袍為有着之衣此本不錯然非衣之賤者宋人不解著字謂著是舊纊退敗之名因之誤取玉藻縕為袍語謂縕卽是袍必衣之賤者遂引鄭

四書改錯



氏玉藻註以註論語然而錯矣明日緼袍是以緼為袍豈可以緼緼解之據喪大記衣有三名一單衣名禪衣一夾衣名褶衣一絮衣名複衣複即袍也袍必有絮實其中古無木棉祇取繭繡與縠縠之亂者搏而為絮以繡為絮即謂之繭袍以縠縠為絮即謂之緼袍緼者亂麻之名崩通傳束緼請火是也故玉藻三衣以繡繭與緼總屬一袍與下文禪褶合而為三其曰緼為袍者合上繡繭而言之非止曰緼是袍也若着字則古文作著俗寫為着士喪禮著組繫註以著為衣中之絮故楊子法言有紵絮三千語即絮衣

也且其字通褚漢文遺南粵王有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絮衣厚薄為差等總是此物則是泉著者以泉為著緼袍者以緼入袍但分貧富未嘗別貴賤也蓋袍非賤服禮記天子諸侯襲必用袍後漢輿服志謂周公抱成王宴居特施袍衣故今朝服雖不絮亦以袍名又詩王子與師與子同袍則古師中并用之何為賤服

衽

衽衣衽也

此又襲舊註而錯者爾雅交領為衽而左傳以組甲



為衿甲昏義施衿結帨祗佩帶之屬竝與衿不相合  
故管子曰振衿埽席未有埽席須振領帶韓詩外傳  
衣成必缺衿亦未有成衣缺領帶者按玉藻衿當旁  
深衣續衿鉤邊喪大記小斂大斂皆左衽喪服傳衿  
二尺有五寸是衿在衿袷袷帶鞞之外別一衣名  
惜自古迄今未有能言其製者間嘗雜考禮文大抵  
衣裳之制合用布五尺而各以二尺五寸分衣裳上  
下然兩不聯屬其裳之上際不過以衣之下際稍為  
蓋掩所謂當身之半者而掖下兩旁則裳際盡露於  
是造一衣式用布二尺五寸綴于衣而垂之兩掖之

旁名之曰衽衽者掩縫之謂也然猶不分左右也自  
深衣之製起天子與士庶均用之衣與裳聯屬無際  
卽裳十二幅亦聯其左旁而右旁則鉤其合處所謂  
續衽鉤邊者乃以此二尺五寸之衽綴之右掖之裳  
端以垂于下所謂右衽也則是兩衽一衽分子衣製  
而一衽之製則於鉤裳之右際卽聯之紐衣之右際  
在掖旁上下鉤紐一片因之生人右衽死人左衽勒  
為典例蓋死必反生故二斂之服以生時鉤紐在右  
者一反而在左謂之左衽四夷亦然尚書四夷左衽  
是衽另一衣竝不是衿卽衿通于襟衽左則衿襟俱



左然。究是左衽。非左衽也。不然。士喪禮。紐重之法。以  
葦席。左衽而賀。結于後。夫葦席無衽。亦無襟也。徒以  
西端作結。而稱為左衽。可謂衽卽衿乎。

張文釐曰。衽一名小要。兩頭廣而中間狹。棺之合  
縫。則用之。喪大記。君棺三衽。三束。大夫士以漸而  
殺。三衽者。棺縫每旁用三要也。鄭註。衣衽亦名小  
要。乃以衽幅兩頭一廣一狹。因謂朝祭喪服之衽  
廣上狹下。而屬于衣深衣之衽。廣下狹上。而屬于  
裳。或狹而下。或狹而上。對之如小要。然此亦可見  
衽之為製。但其限朝祭諸服與深衣對。則服製頗

多難一定耳。

又曰。衽短于大帶。而等于有司之帶。與裳下際齊。  
故史稱斂衽而朝。恐繞足也。有司帶是官師之帶。  
亦長二尺五寸。

章甫

章甫禮冠

章甫註疏謂諸侯朝服。固大錯。集註謂是禮冠。亦錯。  
考章甫商冠也。以質素。而反言曰章。孔子冠章甫。而  
衣縫掖。荀子哀公問儒者服章甫。絢履皆以弁。陋為  
言。故莊子孔子冠枝木之冠。卽章甫也。夫章甫何以



為枝木古者喪冠厭而不邸惟吉冠必邸如皮弁邸象類今章甫邸以木枝則弁陋已極可謂之禮冠乎然則赤之舉此正以夫子哂由故而謙言之也或曰冠必與服配端章甫者以冠配服之稱猶袞衣配冕曰袞冕玄端配委貌冠曰端委也冠既配端豈非禮冠曰不然端無配前代冠者毋追夏冠委貌周冠冠必配昭代故凡言配冠必是委貌泰伯端委而治吳晏平仲端委立虎門晉侯端委以入武宮皆是也世無稱端毋追者而端配章甫則遍考諸書惟此一稱得毋公西謙言或假前代冠以為不必然之事乎如

此則直曰商冠已矣何禮為

商冠二字落得好穩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深青揚赤色齋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此襲舊註而又錯者從來說禮竝不聞有紺色闌入禮服况齋祭甚重即玄緌二色必不借用豈有無端入一紺色在齋服中者考齋冠所始原屬緌色記所謂太古冠布齋則緌之是也其後賤緌而貴玄凡朝祭之服竝改玄色齋服亦然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齋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齋冠也謂諸侯及士齋冠竝同而祇以組纓之色為之別之何則貴玄

四書改錯

五



故也。雖禮註有云：天子以下四命以上齋，與祭異服。而齋不異服。是以周官司服，其齋服有玄端。荀子哀公篇：玄端、玄裳，皆天子與士共之。別無他色。即儀禮玄端、玄裳，衣色無不同，而稍變裳色，以為等殺。如所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一如冠之色，不異而組纓異者，然且雜裳之色，前玄後黃，並不及紺。蓋紺本黑，涅與緇為類。說文以紺類玄，訓作深青。周禮疏誤讀淮南文，而改緇作紺，皆大錯也。若夫齋有變禮，郊特牲云：玄冕齋戒，鬼神陰陽，此是天子禮而婚禮于諸侯之齋，亦服玄冕。攝盛故也。然故玄冕也。非

紺也。或齋服偶有變色，司服齋服有素端，註謂緇荒喪札則用之，然亦素也，非紺也。若緇則並非練飾，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緣緇與緇不同，故檀弓練練衣黃裏，緣緇註謂緣與纁為類，與黃相近，故黃裏而緣緣之，未聞緣以緇也。第緣與纁雖間色，而每入禮服，故士喪禮公子為其妻，緣冠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緣緣皆是禮飾，緇不然也。况緇非絳色，爾雅一入為緣，三入為纁，不及緇色，惟考工染羽始有五入為緇之文，而註謂以赤染黑則為緇，則是緣屬黃，赤緇屬赤，黑緣既非緇而緇



又非絳。說文：緞，帛青赤。猶是錯註。况杜撰也。乃大全小註亦知註錯，謂紺、緞、紅、紫皆係間色，故不用。則又不然。縹、纁非間色乎？古重陽色，十二章五色獨以南方、火色作絺、繡之文，而夫子惡間色，獨曰惡紫之奪朱，何則？重陽色也。今此四色則皆以陽色而為他色，所侵涅者，但紅、紫則陽色尚存，不服已耳。至紺、緞則丹、秣赤汁盡為黑，涅所漸沫，故并飾亦不用。此正重陽色與惡紫同意，喪祭何預焉？飾領袖緣也。禮註皆然。今又脫袖字，豈袖無緣耶？何以一註祇五解而無解，不錯如此。

設裳衣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

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為魂衣而祭之。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大斂所餘悉授之掌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服賸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今明曰裳衣而但以授尸為註，則止設衣矣。其于設裳何解焉？

麻冕

麻冕，緇布冠也。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每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



此又錯甚者冕竝非冠麻冕則尤與緇布冠大別世  
本黃帝作冕服而周官有五冕之制大抵司服典命  
各以五等九命之節辨定等殺而製為章服謂之命  
服亦謂之爵服惟貴御服之而賤不與焉故尊其體  
制上有延覆下有組武而垂旒玉於前後後仰而前  
俛因謂之冕冕者俛也若冠則古以冒名書大傳有  
冒而句領漢志所云形如覆杯者雖尊者亦通用之  
而終為卑褻之服故禮記大夫冕而祭于公士冠而  
祭于已荀子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明兩物而定為  
等殺是以國語單襄公曰陳侯棄袞冕而南冠以出

不亦簡夷乎其分別升降固顯然者况麻冕不同他  
無可考尚書顧命惟以王與卿士邦君及太保宗伯  
曰麻冕黼裳曰麻冕蟻裳曰麻冕彤裳與執事之徒  
冕者有別何况弁與冠之列階祀者則是麻冕尊貴  
不特冠降于弁弁降于冕而麻冕則又冕中之最尊  
者况冠名緇布又復降于玄冠以降等之冠而認作  
至尊之冕何其疎也嘗考緇布冠即白布冠之變郊  
特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然而玄冠尊而緇冠不  
尊玉藻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纁綬天子始冠服玄冠  
而不服緇冠惟諸侯始冠則服之若大夫則玄冠而



朝其于緇布惟十宅與葬日而已是緇布之為用不  
過如此乃又詳定制度以三十升布為緇布之布夫  
此三十升布係漢叔孫通規仿古製作冕延之用謂  
延覆板質需衣三十升之布上玄下朱廣八寸而長  
倍之不特非冠布并非冕布祇冕中衣延之布左傳  
所云紘延者而又錯認作緇布夫緇布升數雖不可  
考然其製則猶能言之大抵緇布白布皆用布一幅  
襜褶其正中名為辟積從額着之而組于其後在緇  
布古冠辟積多而橫縫向左謂之衡縫亦謂之左辟  
白布喪冠祇限三辟積而直縫向右謂之縮縫亦謂

之右辟其後喪冠亦橫縫檀弓譏之曰昔之冠也縮  
縫今也衡縫蓋指冠布辟積言也朱氏著喪禮不解  
三辟積謬以漢代惠文前梁後柱之製認作三梁又  
不解以六升布作冠衣而以三寸麻褶作一橋道而  
跨之于首至今冠布縫辟尚多貽誤而未能正也况  
可以冕板之布誤冠布也

黻冕

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冕冠也皆祭服也

此則又大錯者黻不是蔽膝冕不是冠黻冕不止是  
祭服且其所云蔽膝而以韋為之者則併是鞞字不



是黻字。祇因左傳袞冕黻珽。本是黻字。以通寫作黻。因之與黻冕相溷。實則一是黼黻。一是鞞鞞。截然兩物。卽或偶作通寫。亦通字非通物也。况其禮有最重者。考虞廷五服。立十二章法。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繪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裳。合十二章。而其後損益。去日月星辰。畫之旂常。而獨留山龍。至黻合九章。爲衣裳采色。臧哀伯所云三辰旂旗。子太叔所云以九文爲六采者。于是以五服改作五冕。而卽以衣裳采色。聯之冕首。以爲名。其曰袞冕卽山龍。至黻九章也。龍者袞也。曰鷩冕則華蟲。至黻七章也。

鷩者雉名。卽華蟲也。曰毳冕則取宗彝。至黻五章。而去火不用宗彝。勒虎。雖皆細毛之獸。因以毳名。至希冕則祇以粉米屬衣。黼屬裳。爲三章。而皆繡不畫。故謂之希。希者絺也。卽絺繡也。而至于玄冕則獨黻一章。而繡于下裳。其曰玄者。以文之至也。玄本天色。而散天文之燦爛。而歸于蒼蒼窈冥之中。萬象具焉。然而總名曰黻冕。以五冕終黻黻者。衣裳之極事也。且以十二章之法。去其十一。而惟黻不去。則黻者。又章服之大常也。又且黻以兩已相背爲文。亞而一已繡青。一已繡黑。考工記所云青與黑謂之黻者。蓋合



東青北黑良方之成始而成終者以為之象焉則是  
黻冕實指五冕之皆有黻者舊謂指一黻之冕即玄  
冕舉一以該五舉其偏而得其全皆非也若改黻作  
鞞則鞞本佩衽之屬一名鞞一名鞞鞞皆以韋為之  
故字皆從韋竝不列之章服之數其又各蔽膝則爾  
雅釋禘而通之鞞者雖亦法服然與黻冕無涉如謂  
皆祭服則五冕雖朝祭同服然各隨所用如天子朝  
覲諸侯與大祭祀大賓客皆用袞冕降而饗射及大  
射饗先公則皆用鷩冕何曾限作祭服若然則曾子  
問冕而出視朝哀公問冕而親迎祭義冕而躬秉耒

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將何解之若冕不是冠見麻冕  
條

張文鶯曰註皆祭服謂鞞亦然耳易朱紱方來詩  
三百赤芾芾與紱即鞞也未必皆用之朝廟况庶  
見素鞞儼作喪服士冠禮服鞞鞞服爵鞞則冠禮  
亦用之然且與弁合不與冕合又且方叔帥師亦  
朱芾斯皇瞻洛作六師亦曰鞞鞞有奭則弁是戎  
服註總不合

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



周官弁師掌五冕雖偶註祭名于其下不過從重為言卽舊稱冕服為朝祭之服亦不限屬朝祭二者况止祭乎玉藻龍卷而祭王制周人冕而祭皆專見之文傳稱武王端冕而受丹書太甲篇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顧命康王與羣臣皆冕而作誥國語晉侯端冕入武宮受襄王命皆非祭而服冕何故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必表而出之謂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必表而出之者加上衣也正義曰暑單服絺綌必加尚表衣然後出之為其形

褻也則是衫絺綌者謂絺綌單服在內也若先著裏衣則不單矣必表而出之者謂有表衣出其上也若絺綌在外則絺綌表衣非表衣絺綌矣且蒙彼絺綌是借老詩文非謂先著展衣後蒙絺綌也周禮六服有展衣卽表衣也凡服縹絺必用展衣出其上所以見君父併見賓客者故縹絺在周禮原名素紗而展衣以丹縹為之素紗之上冒以丹縹正與單絺加表衣互相証明而乃以鄉黨此註并詩文而亦錯解之古人說一經而羣經皆通今第註鄉黨而頓使周禮毛詩各相扞格如之何



明衣

齊必沐浴竟即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明衣係死者襲服因稱明猶稱殉器曰明器類是神明之明故齋服亦稱之朱氏不知何據以沐浴潔體確解明字亦是錯也布即是麻古無他布然士喪禮曰明衣裳用布記又曰明衣裳用幕布此是的註然終不知幕布是何等布不可考若其云必有則中衣間用布帛此則必用布不用帛者

寢衣

齊不解衣而寢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必有者以寢衣與褻衣對褻裘以覆手而可用短寢衣以覆足則必長也若謂齋時所衣則遍考禮文自明衣外別無其名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詳見章節條

齊疏之服

見喪祭條

敝跣

跣草履也

跣是屨不是草屨國策猶釋敝躡漢郊祀志去妻子



如脫蹠皆註云蹠躡履同字履也若草履是屏左傳  
屏屨資糧釋名草屨曰屏是也又作菲曾子問不杖  
不菲陸氏釋文謂菲卽屏是也與蹠不同

張文蔚曰李善謂劉熙孟子註蹠草履可履故趙  
註亦然然要是錯蹠是舞履史記邯鄲女子跣躡  
履躡卽蹠也豈舞者與女子躡草履耶

飲食錯

不時不食

不時五穀不成菓實未熟足以傷人

世無黍稻李梅不成熟而可食之理雖非聖人誰則

餐生穀啖殀菓者漢名信臣傳謂不時之物有傷于  
人後漢鄧皇后詔謂穿掘萌芽鬱蒸強熟指菘蔬之  
類如冬月生瓜方春薦蓼今北方人皆能之竝無五  
穀菓實可強熟者且強熟非不熟也此時字舊註以  
朝夕日中爲三時頗亦可據然禮經多著時食如春  
酸秋辛春蔥秋菘類又如春食齊秋醬齊春羔膳  
秋麇膳臘類總是以禮食解食節尤親切耳

割不正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于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

割肉何必方且正字不作方解按玉藻韞天子直公



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則正之與方  
在禮文明作兩義乃欲解正作方而先合其文曰不  
方正不知漢廷舉方正謂方而又正非謂方即是正  
也正者平也定也正義謂禮割有正數必折解牲體  
使脊脅臂臠之屬不得混雜混卽不食此與周禮掌  
割烹之事必先辨體名儀禮少牢禮解羊豕必分前  
體後體自肩臂臠膊骼及三脊三脅凡十一體所謂  
諸子正六牲之體者不特大祭祀有之此庶乎割字  
正字皆有經據况周禮稱割肆祇解而陳其體如肆  
諸市朝之肆卽細解亦縱橫之謂之午割與內則聶

而切之之批切不同鄉黨本禮文乃引後世賢母獨  
行而改割爲切改正爲方以証之不又錯乎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精鑿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此又錯者章內二十一不字皆禁止之詞謂謹食也  
祇不撤薑食不字稍異然仍以不多食三字申謹之  
豈有開手二不字反似爲饕餮之徒勸加餐者此非  
章法也且厭者嫌也惡也食不惡精猶言色不嫌美  
此里巷輕薄一尖利口吻豈有論語記事肯出此者  
又况字有本義說文厭飽也足也註者曰謂饜而飫



之則厭原是饜字以飽足為義即轉而釋作嫌惡亦  
 是以過于饜飫而反致厭棄如漢叔孫通傳上益饜  
 苦之後漢章帝紀朕益饜之皆以饜飫之甚而繼以  
 嫌惡故舊凡字書多以厭饜厭三字單出複出彼此  
 論辨如單出厭字其在汎指則饜與嫌惡可以並訓  
 論語天厭之則嫌惡也尚書萬年厭于乃德則饜飽  
 也苟專及飲食則未有不從饜飫解者左傳屬厭而  
 已謂小人之腹止知飽足禮記陽厭陰厭則以尸主  
 二食頌神之醉飽今明記飲食而不知厭之為饜朱  
 元晦真不識字矣此宋人成語况集韻舊本引論語文皆

作食不饜精膾不饜細豈有註論語而他書引文不  
 考及者又况飲食惡侈論語記此實借夫子以做世  
 之饜饜者其連稱不厭實與下文諸不字並作禁詞  
 謂不飽精不飽細也然春秋臧哀伯曰粢食不饜  
 昭其儉也夫祭祀之粢尚不至饜而謂夫子善精饜  
 不大夢乎又况精不是鑿說文精擇也謂擇米也莊  
 子註簡米曰精但舊簡米法有糲十糲九鑿八諸文  
 而精又進之則精非鑿矣何以每一錯必不止一錯  
 如此然朱子集註曰非為必欲如是則朱子已先補足

張文彬曰不厭即不飽史記游俠傳季次原憲褐



衣疏食不厭平原君傳褐衣不完糟糠不厭伯夷  
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皆解作不飽竝無作不惡  
解者故周興嗣千文饑厭糟糠厭卽飽也若謂不  
厭惡則凡物之麤惡者可加厭惡旣已精細便不  
應下此字矣况粗能害人尤大無理內則肉腥細  
者爲膾大者爲軒未聞食軒能害人也其害人諸  
物明云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豚去腦魚去乙  
類豈可杜撰稱害人者若精之非鑿則說文以糲  
一斛舂九斗爲鑿釋名糲米舂八斗爲精兩各不  
同

遠宗曰肉粗切者名藿葉切皆禮食也而以爲害  
人真是妄言

放飯

大放飯

古凡禮飯必與人共飯而同一器以手取之不用匙  
箸故飯粘着手不得拂之而放于本器之中當棄餘  
于筐無筐棄餘于會會者簋蓋也其禮文鑿鑿如此  
豈可他訓

薦其時食

見喪禮條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氏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取譬之意豈有不曉但不知味三字則從來無解者  
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為五味人  
秉六氣焉有不知味之理凡不知味必其不食學記  
曰雖有嘉餼不食不知其味此易解也若食不知味  
則或知有他用如食旨不甘聞韶不知肉味大學所  
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即或嗜有  
不同如屈到嗜芟文王嗜昌獸類然亦知所嗜之味  
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

知味也此又無不可解也而乃曰莫不則盡人言之  
曰鮮能知則不知者多而知者反少何以解之不知  
此知味與知音同舊註引晉書謂如張華辨鮓師曠  
別薪苻郎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食  
鵝知色黑白類以証中庸難能一如辭爵祿蹈白刃  
借端相形煞是有見不然以日用之常人之共知者  
而反曰莫知是于理有礙矣猶曰味譬理理肯受乎  
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

言長之嗜之皆出于心也

言長嗜皆出于心則嗜食心得主敬長心不得主一



在內一在外仍是兩事此但以嗜字當愛字就仁內以辨義外謂仁愛在內以能分彼我與敬長異耳今就嗜炙言之則秦我不分一若楚長與吾長之了無所別然則仁愛在內亦概乎未可定也何義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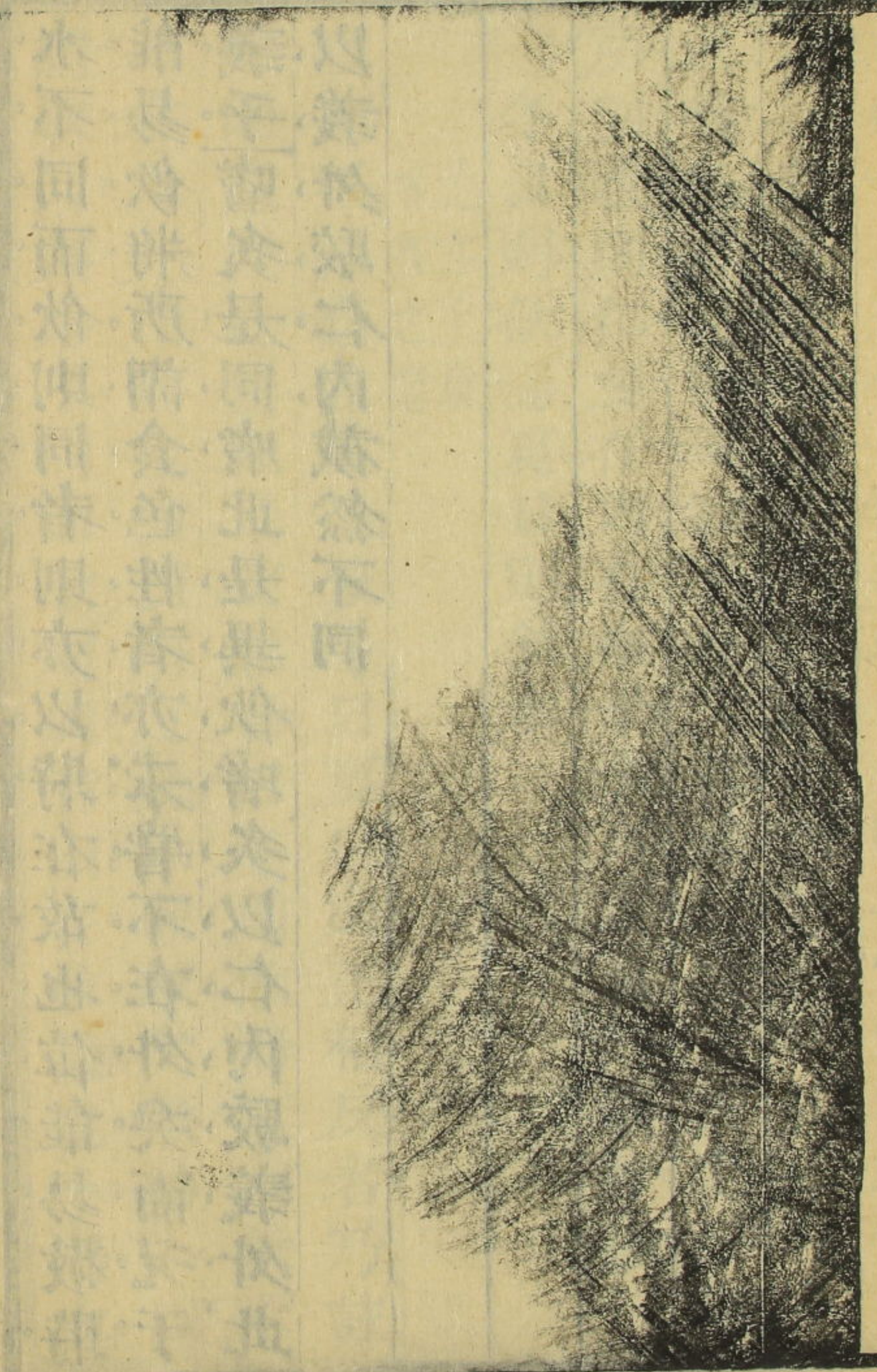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此亦上章嗜炙之意

嗜炙不分秦我而此分冬日夏日則正相反者乃註作同意固已無理且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此承敬叔父敬弟一問謂叔父與弟不同而敬則同者在位故也今湯與

水不同而飲則同者則亦以時在故也位能易敬時能易飲將所謂食色性者亦未嘗不在外矣而况于義乎嗜炙是同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駁義外此以義外駁仁內截然不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晚晴稿  
王錫朋  
盛唐樅陽較

四書改錯七

井田錯

一夫百畝

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上農所收可供  
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一夫一婦焉能佃百畝雖曰周田尺步減短然未有  
大減至十七八者此義至今未解也若農夫五等與  
王制同然亦未有實明其數者考周官遂人以上中

四書改錯



下地分作三等而鄭氏註周官則又依禹貢則壤之法以厥田上上至下下分作九等實則周官三等已包五等其祗取中下者以為下劑致阡取易為力者以為之準也禹貢九等亦不越五等其不盡下逮者以下地任寡無以致養所謂因任教墾必從其可均者以為之則也故即以周官三等計之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此即孟子中食七人也曰家七人則老幼男女共之矣曰可任者家三人則七人之中一為家長即一夫也其餘六人中分之以三人任力而以三人當老幼婦女之數則佃田不止一夫而餘皆

得所養矣由是而推之中家六人即孟子中次食六人者下家五人即孟子下食五人者或以二人半任力或以二人任力而七人六人五人之外倘有餘子弟即為餘夫則一夫佃田不過治二十餘畝與餘夫等而佃田之夫皆得計老幼男女寡多而受田之上下然且此任力之人倘有餘力猶許請田以益之若餘夫然所謂疆予任阡者而任力之人力倘不給則閒民傭作皆許僱賃所謂轉移執事者則上與上次皆可類通而下下三等亦從此而推見之其可為班祿準者以為一夫任力之所養蓋若是其有等也古



制有難明而尚可約略者此也

張文楚曰王制周以古八寸為尺今官尺十寸其  
度畝之尺亦減二寸與周尺等而周制六尺為步  
步百為畝今亦六尺為弓弓二百四十為畝則周  
之二十五畝祇當今一十一畝零一人任之何歉  
乎。

夏貢商助周徹

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  
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  
一區以助耕公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  
貢法都鄙  
用助法

井田創于黃帝若謂商始為井制則虞書禹濬畎澮  
論語禹盡力溝洫與詩維禹甸之春秋傳少康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皆不可通矣况王制畝百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舊云夏商之制商果畫井未有限  
九夫而限六百三十畝者不知何所據而斷作商人  
始為此又可怪之甚者也乃宋儒極重井制而制實  
不明同是一井而五十七每代必變同此一夫而  
受多受寡以時損益端是何說有謂夏商人稠至周  
反稀此固悖誕不足道有謂夏地初開至商周而漸  
闢者則禹貢明云其藝云作乂雖下下之士亦且十



三載而同入九賦豈有地平天成越千年而始任墾者此豎語也如謂畝賦不齊夏稅五十商稅七十至周人而盡稅之則春秋傳藉而不稅王制古者什一而不稅即孟子亦云耕者助而不稅而謂畫井之始反稅畝乎若謂田有畝有萊夏百以五十為萊商百以三十為萊則地分九等上下不並明汙萊不聯洫其所謂一易再易者謂一歲藝此一歲藝彼謂之易未聞百畝一區而半畝半萊七十畝而三十萊天生此土人不能畫此地也然而改溝澮變疆界更封易域勢亦甚難是必有一定之法彼此俱通者周官

遂人職以任力多寡為受田上下之準夏之一夫則以家二人為率一正一羨祗受田五十而其餘五十則以餘子弟受之非然則以他餘子弟受之而統名一夫其在殷則以家三人為率一正二羨受田七十五大抵任力必四夫之一祗云七十者舉成數耳其餘二十五則以一餘夫受之如此則無事改畫而夫家受田亦並無多寡之偏所謂易代更制有損益而無變亂者豈非千載長夜一良法與

餘夫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

四書改錯



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  
然後更受百畝之田

此又自為典制者周制受田分三等古分九等並無以五口八口為率之制且餘夫不止弟也上家七人以本身與三人任力外若有餘子餘弟皆是餘夫中家六人其任力者二人半下家五人其任力者二人皆然故有子餘夫有弟餘夫有外餘夫有內餘夫外者七六五人之外是也內者三人二人半二人之中有食不足而力有餘者亦受餘夫田是也凡此餘夫其受田皆以二十九以下為率並未有限十六者古三十受田漢志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此二字是三

字之誤內則註三十受田何休賈公彥輩皆謂二十九以下任其年力受餘夫田何曾以十六限之

宋儒每自為禮制而程氏尤甚如劄濮議曰舜不尊瞽瞍光武不尊南頓君徧考尚書後漢書諸書並無此說以致嘉靖議大禮流禍數世嗟乎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讀書者可不慎與

學校錯

校序庠

皆鄉學也

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得曰鄉學也國



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閭為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為鄉州黨之名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

郊社錯

郊社禮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郊有數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四郊祭五方五帝然

總以上帝概之故此郊祭內兼有地示并方示為言不止祭天也若社則祇祭土示其云上帝正包舉之文而朱註襲鄭註謂社即地神錯矣周禮祀地于方丘祭法瘞埋于泰折以祭地地即在郊中見之並不

是社雖曰社所以神地道亦但曰地之類耳至欲以后土當地社則地原有稱后土者如春秋傳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武成敢昭告于皇天后土然此是社不是地如謂社可名后土則社自有神自有社主后土后稷則又以人鬼之為土穀神者而寄于其中相傳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勾龍為土官后稷是厲山氏之



子農為農官故社主之外復立二人神以佐之而謂社即后土不錯中錯乎

變置社稷

變置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此當云毀其社石而更置之社石社主也古五方五帝五土五穀自本神外皆有人神為副倅如后土勾芒類故舊時變置之法如云顓帝以來用勾龍為社神柱為稷神及湯有七年之旱則以棄易柱此變置法也戰國去古未遠必有可易之人神今不可考矣但神依于主亦第改其主石而神位自易若毀壇壝

不過改神所棲止之地于神無與且變誠有之置于何有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哀公問立社之義而宰我以社名答之謂名立而義在其中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枌榆社同故即以周言之樹栗其名而使民戰栗則其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以松三句証之此



異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宰我答社意合故孔安國引其文以註論語而集註乃狃周官田主齊論問主二主字以為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其文曰以為主然而錯矣問主是問廟主田主是先畷田正二神不立主而依樹以為神者且田主不得云社主也若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

社暴露故用石不用木唐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且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石重難移因有限石一尺六寸之

製今明末啟禎間嘉興姚士粦作偽於陵子有云以木為社主則尊之為淖履則賤之公然戰國孟子時有木社主但知讀集註而不知其為經禍一至此嗟乎傷已

張文楚曰白虎通引尚書逸篇有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北社惟槐語宰我所答自有所本若齊論廟主係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豈可為據

禘嘗錯

禘

趙伯循曰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于始祖之廟而以四書改錯



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于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

禘有三一大禘五年之祭一吉禘三年諦廟之祭一時禘夏曰禘是也祭所自出亦有三一禘祭始祖所自出一庶子王自立四親廟而祭所自出一別子作大宗者不敢祖天子而祇父天子得立父天子之廟于其國亦謂之祭所自出是也周以周公為別子立作大宗名魯曰宗國乃不敢祖王季而祇父文王立文廟于魯名曰周廟亦名曰出王廟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八佾雍徹文廟所用以雍詩原祭文考故也然

而此名宗祭不名禘祭禘祭不立廟而宗祭立廟周但立嫫廟以棲魯主而魯立文廟禘祭用前代禮樂而宗祭稍減周太廟用六代之樂而魯祭周廟止用四代則明是宗祭不是禘祭而後此以祭所自出宗禘無別遂冒宗作禘且駕言周公大勳成王賜而伯禽受則僭越之中又誣妄矣故夫子嘆之若其云既灌而往者非灌後神降始不欲觀凡祭自安主迎尸神已早降豈待裸鬯祇祭法祝告某事必在既灌以後薦獻以前未灌之時不知何祭及祝告分明然後知是禘事不是宗事則魯有禘乎故不欲觀此禮久



不明在漢儒論說雖多驕駁然尚有蹤蹟可尋至宋漫漫矣

孔安國註以閔僖逆祀為不欲觀則祧主昭穆無關禘事且孔子助祭在定十四年而定之元年即已改閔僖之祀簡書策書俱載之以漢孔氏之學猶稱逆祀故知註疏未足據也若集註不識魯禘且引趙氏註并不識禘按禘本名禘凡存廟祧廟皆合祭于太祖故商頌大禘有玄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有烈考皇考諸親廟韓詩外傳所謂存廟毀主皆升合食者惟後漢張純謂有毀主而無

親廟鄭玄則謂遠祧合食而親主祇分食文武之廟舊儒多議其非是至唐陸淳始造為始祖出祖一正一配之說而趙氏襲之此大無禮者乃朱氏反引為據且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則羣廟合食正是禘正是大饗而反以為褻尚可議禮乎

禘嘗之義

禘王者祭所出之大祭嘗秋祭也

此禘是時祭所云夏日禘者故可與秋嘗對文若大禘則既非對偶且是大饗即在宗廟之禮中再出則



復矣。祭統曰：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仲尼燕居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義，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而已乎。皆與中庸同文，然皆指時祭言。



